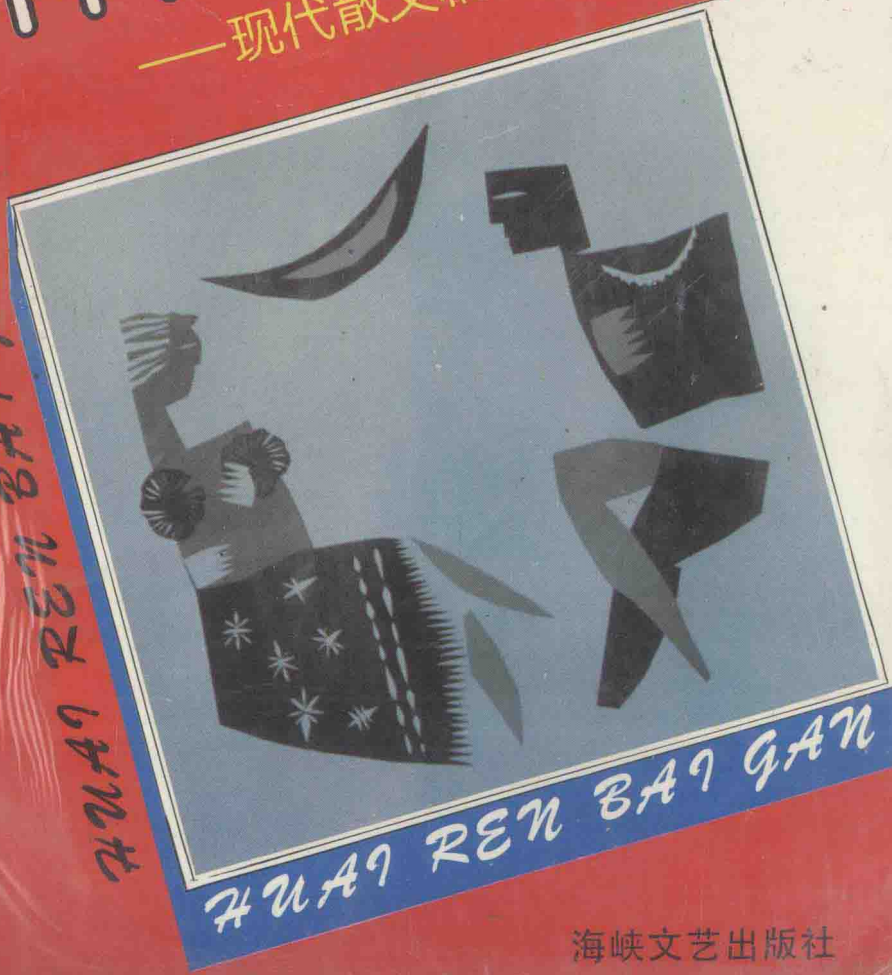


怀人百感

怀人百感

——现代散文精品系列⑤



HUAI REN BAI GAN

HUAI REN BAI GAN

海峡文艺出版社

怀 人 百 感

——现代散文精品系列（5）

俞元桂／序 尤 廉／选编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1993年·福州

(闽)新登字05号

怀人百感

——现代散文精品系列⑤

尤廉选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8.75张4插页182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80534-600-3

I·494定价：5.15元

序

俞元桂

新文学运动开辟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新局面，在其开头的十年，便有相当辉煌的成就，不论是鲁迅，或且是胡适，对之都有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公认的事实。为什么中国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创造了一座高峰，这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比较明显的有几个原因：其一，中国是一个散文非常发达的国家，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散文家群星灿烂，周秦诸子、两汉史传、魏晋文章、唐宋大家、明清小品，构成一幅山川绵邈、花团锦簇、风姿绰约的散文艺术长卷。中国现代散文继承了如此丰厚的文学遗产，这就给手执接力棒的现代散文家以十分优越的条件。其二，中国现代散文开创期的作家，很多人有很高的学识，他们游学海外，学贯中西，眼界开阔，心怀报国壮志，且有多副笔墨的才华。作家是创作的主体，水平高则水到渠成，其能写出传世美文，那是很自然的事，其三，“五四”新文学运动，带来作家观念的更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的发现”。作家们抛弃古文家为圣贤立言的宗旨，他们致力于抒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观感，于国事、世态之外，男女欢爱、骨肉亲情、乡土民俗、风物形态、人生哲理、逸致闲情等等，大量进入作家的视野。这些最

为熟悉、浸润深透的生活，大量进入散文题材，使作家们的思维处于非常亲切、非常活跃的境地，神来妙想，奔赴笔端，得到了最顺当、最自然的流露。

中国的现代史在演进，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当然会有制约的作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阶级矛盾激化，一部分革命的和倾向进步的作家，努力于开拓城乡社会场景的题材；另外一群醉心于现代派手法的青年作家，则倾向于表现内心世界。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过以后，继之以解放战争，反映战争景象的题材激增，解放区表现人民新生活的散文给文坛带来了新气象。不过，抒写人情世故的日常生活的散文作品，仍联绵不绝，当时难免遭到一些批评、甚至批判。对这段文学史上公案，我们应该看到当时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争论或声讨自有其客观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今天，这些都已成为历史陈迹，有些批判的确过了头，描写日常生活、身边琐事的题材，本是人之常情，是情感上所必须，也是作品“生态平衡”的需要，其中佳作，仍不失其为传世的文学遗产。

比起小说来，散文之被冷落，为时颇久了。可是，近年出现了一种颇有兴味的现象，出版界居然兴起了一股“散文热”。当然，不是所有的散文都热，当代作家的散文集，一般的征订和销售就不景气，而中国现代散文，特别是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丰子恺、沈从文、梁实秋等的有关人生、世情、闲适的小品，甚为畅销。这究竟是什么缘由呢？

从积极的方面看，散文的篇幅短，意味深长，是忙碌的现代人利用空隙时间进行阅读的理想精神食粮。有的人，在

精神生活追求高雅的趣味，言情、打斗、公案的作品看得腻味了，对卡拉OK的歌喉和舞池的舞步也减少了热情，他们希望有安静的时刻潜心同作家作心灵上的对话，思考人生、生命、文化的问题。有的人，本来就不喜欢追逐时流，轻视消费性娱乐和有关的作品，他们喜欢大师名著。还有过去出版界存在一些戒律，某些作家的作品，湮而不彰，现在一些谈人生、说命运、抒性灵、寄闲情的篇章，被发掘了出来，遂使读者神迷心醉。

这一股大师名著热和散文热的兴起，总有其客观原因，其得失值得有心人去揣摩和思考。当前我国的文化市场上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商品，今年一月份出版的《读书》杂志第一篇刊登的《现代化的反省》一文，对这现象有颇为精彩的剖析，作者写道：

大众文化的产品像工业社会的其它商品一样，可以借助大众传媒以标准化的模式批量生产，用以满足大众的精神消费，取悦或刺激大众平庸的日常生活。像畅销小说、热门影视、流行音乐、卡拉OK、广告艺术这类消费文化，通过与商业的强有力联姻，迅速弥漫到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主宰着城市生活的节奏和色彩，左右着大众游移不定的消费取向和审美情趣，甚至成为一部分都市青年赖以生存的日常宗教和世俗信仰。

这种“满足于即刻感官冲动、寻求现实的心理满足、愉悦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是我们当前可以经常看到的文化场景。那么，近年文化市场上所兴起的这股散文热，是否可

以视为对这种娱乐文化的一种反拨，是否可以视为某些人从“跟着感觉走”到“理性思考”的转向，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以发展商品经济又得防止商品文化带来的弊病这一视角来观察，这无疑的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尤廉同志为海峡文艺出版社编出《人世百态》、《人生百味》、《生活百趣》、《风物百记》等以中国现代散文为主的选集，是这股散文热中的几朵浪花，这应该说是应时之举。有人说，从来没有像当代人这么关注自己，似乎确实如此，不是吗？颇多人最关心的是自己，自己的窠，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自己的独生子等。单位分给了房子，很舍得花钱花工装修和张罗摆设，蔚然成风，过去这是不可思议的。社会发展了，生活提高了，多考虑些自己的事，也是应该的嘛！扩而大之，有空的时候，思考人生的甜酸苦辣，生命的荣枯得失，世态的穷达炎凉和生活中的花鸟烟茶，这也是人生在世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选文中所见，则是本世纪前五十年中国文人所经历的人生，他们的所见所思所行，确实耐人寻味，对读者会有一定启发的。

这套散文选多为家常体，即多为写身边琐事的题材，所表现的是既平凡又细琐的人生，诸如人情世故、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邻里街坊、饮食男女、四时八节、山水花鸟、茶烟糖酒等等。然而这些也是最质朴、最真实的存在，是作者所最熟悉和易于动情的，自然也会给读者以亲切的感受和深长的体味，即使是年青人对之仍有披阅的兴趣。

不过，我们还要注意这样的事实，这些作品创作于旧中国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作家们流离播

迁、贫穷愁苦是他们经历中的主要方面。在军阀割据、兵连祸结、国难危急、强敌压境的严重情况下，每位作家都会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思考自己的命运的。所以，选文中的每位作家都各有其它题材的作品，就是所选的“家常体”文章，表面上的超脱，总掩抑不住心情的沉重，其中往往透露出一种怀旧抒情、消愁解闷、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风味。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切不可误会作家们在游戏人生、消沉玩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忽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对社会的责任。

散文，恰似一座万紫千红的百花园，每朵花各有独自的款式、色调和香气，它们的艺术特色难于一概而论。近年，有人从语言的角度着眼，就语境特征，或且说就主导的话语方式、叙事抒情方式，来寻找散文的语言艺术的几种主要倾向，这样大体上还可以起一点提纲挈领的作用。我以为，欣赏中国现代散文，如果从语言入手，大约可以体察到四种方式：其一，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期形成了写身边琐事为主的“家常体”小品文，其叙事抒情方式就是所谓“絮语”、“闲话”、“谈话风”，为文如老友闲话，随意而谈，海阔天空，自然亲切，在周作人、丰子恺、林语堂、梁实秋等散文作品中多见之，这种散文近于随笔。其二，在“絮语散文”流行的同时，许多作家致力于雅致的俗语文的建设。周作人在《燕知草·跋》（1928）中说：“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

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辞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份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且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这种新文体着意于以混和着口语的文艺性书面语来表达情意，笔致细致雅丽，冰心、王统照、吴伯箫、柯灵等散文作品中多见之，这种散文可以说是现代散文的主干。其三，“独语”，或且说“私语”、“自言自语”，是内心的自我表白，心境的坦然流露，其思维活泼跳跃，有深沉的抒情色调，多采用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何其芳、陆蠡、张爱玲等散文作品中多见之，这种散文近于散文诗。其四，像“说书”，有一定的情节，有人物和场面的勾勒，用以描写城乡生活场景，许多小说家写的散文作品中多见之，这种散文近于小小说。这四种叙事抒情方式适宜于表现不同的题材，为性之所近的作者所采用，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他们的作品各为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所偏爱。

尤廉同志所编的这套散文选中既多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故多采用“絮语”的语言方式，因其切近人生，生活熟悉，其语言自然流畅，事理易于引起共鸣，作品中“藏有一种情思，一种智慧，还别寓一份幽默与韵致”，读之情趣盎然，定能为许多读者所喜爱。当然，选本中其它叙事抒情方式的佳作也不少，可以适应不同的口味。人们在忙于公务或私事之余，一册在手，伴君良夜，你可以从容地与作者作心灵上的交流，体味文章中的仁爱胸怀、优雅趣味和潇洒文笔，的确是一番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目 录

鲁 迅

- 为了忘却的纪念..... (1)
忆韦素园君..... (11)
忆刘半农君..... (16)
范爱农..... (19)

周作人

- 孙中山先生..... (27)
爱罗先珂君..... (30)
红楼内外..... (37)

叶圣陶

- 两法师..... (43)

郁达夫

- 再见王莹..... (51)
悼胞兄曼陀..... (53)

徐志摩

- 伤双栖老人..... (56)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60)
吊刘叔和..... (66)

方令孺

悼玮德..... (71)

朱自清

怀魏握青君..... (80)

白采..... (82)

郑振铎

惜周作人..... (86)

韬奋的最后..... (89)

苏雪林

北风..... (95)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 (101)

老舍

我的母亲..... (110)

四位先生..... (116)

冰心

记萨镇冰先生..... (122)

夏衍

哭杨潮..... (128)

川岛

关于李大钊先生..... (132)

许杰

我与鲁彦..... (141)

鲁彦

父亲..... (147)

石评梅

天辛.....(149)

聂绀弩

东平琐记.....(152)

在西安.....(158)

钱歌川

记齐白石.....(165)

巴 金

怀陆圣泉.....(169)

李霁野

三幅遗容.....(174)

朱 湘

梦苇的死.....(188)

梁遇春

吻火.....(194)

孔另境

记瞿秋白.....(196)

冯 至

朱自清先生.....(203)

臧克家

老哥哥.....(206)

李广田

记问渠君.....(211)

吴伯箫

范明枢先生.....(218)

林淡秋

- 忆柔石.....(227)

谢冰莹

-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235)

陈学昭

- 见居里夫人后杂感.....(240)

李唯建

- 忆庐隐.....(244)

缪崇群

- 芸姊.....(252)

萧 红

- 鲁迅先生记.....(259)

鲁 迅

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

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

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抓了”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

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落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